

改革
开放

40

改革开放
三十年文学丛书

新都市文学

陈晓明 主编

林 坚
王 朔
钟道新
曹 谦
邱华栋
张 梅
吴 君
张 者
王海玲
潘 军
莫 然

作家出版社

40

改革开放
三十年文学丛书

新都市文学

陈晓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都市文学 / 陈晓明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12

(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

ISBN 978-7-5212-0315-8

I. ①新… II. ①陈…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6155号

新都市文学

主 编: 陈晓明

统 筹: 兴 安 崔庆蕾

责任编辑: 李 夏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414千

印 张: 27.25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15-8

定 价: 1200.00元 (全20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改革开放 40 年文学丛书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帆	王 干	王 尧
王兆胜	王彬彬	白 烨
吉狄马加	李一鸣	李少君
李建军	李敬泽	杨 杨
杨晓升	吴义勤	吴 俊
邱华栋	何向阳	张志忠
张 柠	陈汉萍	陈思和
陈剑晖	陈晓明	陈福民
孟繁华	郜元宝	施战军
贺绍俊	阎晶明	梁鸿鹰
彭 程	程光炜	

统 筹

兴 安 崔庆蕾

封面题字：贾平凹

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帆 王 干 王 尧 王兆胜 王彬彬 白 烨 吉狄马加
李一鸣 李少君 李建军 李敬泽 杨 杨 杨晓升 吴义勤
吴 俊 邱华栋 何向阳 张志忠 张 柠 陈汉萍 陈思和
陈剑晖 陈晓明 陈福民 孟繁华 郜元宝 施战军 贺绍俊
阎晶明 梁鸿鹰 彭 程 程光炜

统 筹：兴 安 崔庆蕾

出版说明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当代文学硕果累累。为了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创作成就，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根据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部署，我们特别策划了这套规模宏大的“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4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反映时代变化和人民精神面貌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伟大历程和人民精神风貌变化的作品涌现出来，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在展示当代文学40年的光辉历史，同时也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

在体例上，丛书以文学思潮和重大题材为纲，选取了改革开放40年中出现的比较有典型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重大题材，以此为中心，遴选最能代表该文学思潮的作家作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学思潮是历时性地交叉出现的，有一个更迭演变的过程，彼此之间在文学理念上各不相同又有诸多联系。受此文学环境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也多是穿插于这些文学思潮之间的，许多作家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中有多个优秀的作品出现。但出于丛书体量和编排体例的整体考虑，我们每位作家只选取了一部作品并放置于某一个文学思潮的类目之下，这绝不是说该作家只有这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而是为了显示其对某一个文学思潮的突出贡献，展现其创作的独特性。

入选丛书的作品经过了论证委员会的认真评审，专家评审从文学性、时代性、影响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品构成了一部特殊形态的当代文学史，代表了当代文学40年的伟大成就。

40年来，中国文学始终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文学既植根于时代生活的沃土，又以自身的发展融入时代的洪流，推动历史的前进。我们期待，丛书的出版能够实现对于当代文学40年光辉历程的展示，能够实现对于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的留影。更期待当代文学能够继续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更多更优秀的精神食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由于丛书体量有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理解并谅解，同时更盼批评指正。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0月

目 录

- 1 | 别人的城市 林 坚
- 39 | 谁比谁傻多少 王 朔
- 77 | 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 钟道新
- 142 | 闯特区的女人 曹 谦
- 195 | 直销人 邱华栋
- 203 | 孀居的喜宝 张 梅
- 220 | 亲爱的深圳 吴 君
- 272 | 唱 歌 张 者
- 303 | 四季不断的柔风 王海玲
- 319 | 海口日记 潘 军
- 357 | 天若有情 莫 然

别人的城市

林
坚

我离开皇都丝绸时装公司，一骨碌投身进了一达公司，纯粹是机缘巧合的结果。那时，我们四个年轻小伙子，整日整夜在几百台电动缝纫机间出没。女工们一径笑着叫我们师傅，因为她们的血汗超产奖全操在我们手上，那天，领班叫吴良去领工具。他转回来的时候，领班说少了一把钳子。我说我去吧，问题就要命地出在这里。

工具室的门当然是关着的，却很大意没锁上。我也没敲门，就一下将门拧开了。工具室不大，工具、零件却很多，明摆在墙边的铁架上。中间两张铁皮桌子并排，桌边的全塑椅子上，车间主管正和一个女工，在早晨精神的最佳状态里，轻呼小叫地坐着做爱。见我进来，主管的反应犹如野狗，头马上向后侧，目光直射过来，我的反应也快，关上门后才晓得心跳得慌。好像这事我是主角，毫无疑问，他们对时间、地方的选择准确无误，而且还很有心思。本来工具零件什么的，昨晚早就备好，即使没有备好，今早一上班也都领齐了。偏偏我就这么巧。诸如此类的欢情戏，我实在不觉得大惊小怪，并没准备大肆宣扬一番。只是在我闷闷不乐的时候，有时会仔细回想一下，想一想那女工是谁？长得如

何模样？仅此而已。

主管先生倒是万分紧张，从此见到我便格外友善，时时笑脸相向，跟着递上一根特长万宝路，活生生将我们的位置颠倒过来。弄得吴良他们大惑不解，领班也突然敏感起来，认为我虎视眈眈他的位置，对我一改常态，步步设防。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傍晚，主管热情洋溢拉着我，走进新世界娱乐中心的水晶宫大酒楼。酒店的装潢和格调，食客们从容的样子，服务员小姐的古典而华贵的旗袍，一并令我目眩不安。

“这里跟香港的酒楼差不多，”主管介绍说，端起杯子喝一口啤酒，“来，尝尝这石斑鱼。”

主管是服装设计师，从他的衣着可以看出他的出众之处，无可否认让人看上去舒服顺眼。他的皮肤女性一般白而细嫩，这令我惊讶。我在夹菜和喝酒的间隙，忍不住数次偷窥他的嘴唇，心理暗想着这两片薄唇，究竟触碰过多少女性？是不是每一次他的嘴唇，都激发出火旺的性欲？次数多了，嘴唇会麻木吗？我偷窥的结果，发现主管的吃相既斯文又贵气。拒绝食物时，嘴唇纹丝不动，静静地放在那张清瘦的长脸上，对食物的味道，清高地不发表一点意见。

“洗过桑拿吗？”

“没有。”我说。

“吃完饭，带你去。洗了桑拿浴，再按摩一番，双重享受。”主管说。

“这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

“别说这话。你挺够朋友的。”

我看他一眼，他的微笑，使两片嘴唇更加薄。我收回目光，将半杯啤酒喝了。啤酒冰镇得够冻，喝下去里外清凉，手臂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伸手去斟酒。

“这个月的奖金多了三百，该是你请客才对。”主管说。

啤酒斟得太急，泡沫涌出来流在桌上。服务员忙走上前，用毛巾抹。

“好，我请我请。”我说。

“看你，跟你开玩笑呢。”

“不，还是我请你！要三百块吗？”

“用不着，不过也差不多。来，别开玩笑，吃吧。”主管说。

“我去一下洗手间。”我说。

“在那一边。”

主管朝右边伸一伸手，指示方向。

我在洗手间里，将裤袋的钱全掏出来，点一点数。镜子反映出我一张通红的脸，像一个面谱毫不经意地挂在墙上，面谱的制作手艺糟糕透顶，平平凡凡，地阁不算方圆，天庭不算饱满，鼻不直口不方，眼睛还算是黑白分明，反正大众化极了，在任何一个时候，你只要往街头一站，就可以令你看得头昏，令你对所谓人的这种动物又疑惑又绝望。我就是你看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

我在收银台前，双脚站在猩红的地毯上，有种从未有过的坚定感觉，当我将三百块放在台面上，心里又轻松又透明。

“如果三百块不够，你们去剥他的裤子。”

我恶毒地说，回过头看一眼主管先生。他坐在那里，正在点烟，举手投足的确高雅不俗，坐姿也是一派绅士模样。

半个月后，我辞职了。

我在皇都公司三年多的日子里，记忆中，车缝工场里，永远弥漫着女性的体味和丝绸味，这种混合的味道深入我的肌肤，使我的朋友们一下子就能闻得出来。工厂里的日光管没日没夜亮着，几百名女工在苍白的光线下，默默地听着缝纫机的声音，眼睛布满血丝，泪水盈盈，目光落在那根快得像一条线的车针上，女儿国里，她们全没了矜持和羞涩。在缺少雄性的因素下，她们真实、坦荡、无所顾忌，我们几个师傅，常常免不了是她们的开心果。最尴尬和心跳的是夏天，她们都穿上了裙子，我们去修衣车时，一双玉腿令人目光迷乱。如果碰上那些开放型女工，简直令你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她们不穿内裤，你的目光就像脱缰野马，在她的大腿上狂乱地往里奔突。她心知肚明，却不喜不怒，用力一拍你的肩头，或一脚踢你的面门或胸脯，笑骂道：

“看什么你，要看今晚让你看个够。”

我们四个人，吴良脸皮最薄，在女工面前时刻羞羞答答。但当我们躲在小房子里，天昏地黑地评头品足外面工场的女工的时候，吴良就劲头十足，言语大胆，机智幽默。他这个人心细，有时还很尖刻。有一次，他说，14号机位那个女工又肥又有狐臭，他去修机时，她的狐臭

竟然熏得他马上患了感冒。事实上，那天吴良的确不停地揩鼻涕。自此之后，14号机坏了，就有人叫：“谁愿意感冒？”当然没有人愿意去病一场，于是，我们只好抽签或者猜拳。

吴良单相思王至美，只有我知道。为了知道她的芳名，吴良强拉着我提早上班，站在打卡钟的过道旁，耐心守候。看她打完卡钟，便瞅准插卡的地方，然后若无其事走过去。王至美走路的姿势，跟古装戏里的小姐大同小异，手上常执着一条花手帕，身子软软地左摇右摆。女孩子们都喜欢结伴，王至美却常独自一人，没见过她跟谁说过话，然而，王至美微启朱唇，就叫吴良一败涂地了。她说：“师傅仔，你几多钱一个月啊？”吴良为此请我喝了一夜酒，听他长嗟短叹，看他泪光闪闪。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齐欢就在这个工场里。

二

我活了足足二十五个年头，破天荒第一次坐上警车，是齐欢突然死去的第三天深夜。当晚吴良请我吃饭。自从他忽然发迹之后，身体与日俱增地膨胀，现在已经像一个肉球了。几个月前我见他时，他就对自己即使不吃饭，只喝一杯美国新奇士橙汁仍无法阻止发胖而忧心忡忡。并且，对我能天天穿牛仔裤，表示莫大的神往。现在，在饭桌上，吴良又念念不忘提起胖和牛仔裤了。

“你的发福，我的牛仔裤，大概会成为我们永远的话题。”我不无讥讽地说。

吴良将杯里的啤酒喝光，伸手揩去沾在嘴边的泡沫，又满满斟了一杯。

“啤酒喝多了，肚子会更大。”我说。

“这不能吃，那不能喝，多了几个钱，反而觉得什么都不是我的了。”

“你要多运动才行，瞧，快变成一米五八的直径的圆球了。”

“约你出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又出来打工啦。”吴良说。

“干吗还出来打工？玩呀？”

“不打工，会觉得日子难过，没味。”

“你骨子里就是个贱种。”

“嘿嘿，”吴良快乐地笑两声，说，“我的工资在银行里，从没提过，有时想想，我真像你说的——贱种。”

“请我吃饭，就为了告诉我，你出来打工了？”

“想跟你聊聊天，好久没见。你骂人让人觉得痛快。”

“哈哈，好玩。”我笑说。

“在一达混得怎么样？”

“从女儿国到男儿国，还会怎么样吗？我那车间，最适合你去了，没一天不流汗的。”

“还要来点什么？”

“再要罐啤酒吧。”

吴良手一扬，服务员走过来。

“来罐啤酒。”

“好的，还要什么吗？”

吴良夹着烟的手轻轻一摆，像打发街上流动的热情小贩。那次，我和主管吃饭的桌子，就在旁边。现在坐着一对男女，情状甚至亲密。那女的坐在我坐过的位置上，她的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黑色的丝袜有着蟒蛇一样的花纹图案，给人一种强烈的恶毒阴险的感觉。那男的年纪至少比她大十岁，虽然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国外名牌，但还是让人感到他土气得露骨。

“吴良，你出来打工，不会长吧？”

“看心情啦。”

“我羡慕死你了。”

吴良听了，好像很感动，马上作经验总结：

“什么都是讲机会的，机会就是运气。”

吴良先富起来，是一个谜。他也一贯守口如瓶。我总觉得王至美功不可没，对此他一言不发，只狡猾地微微一笑。他在海边的黄金地段，买了一层楼。这片公寓区，在我来南山工业区的时候，还是个腥臭无比的烂海滩。初来乍到的那个晚上，有人说，看见许多鬼影走过这片海滩，一个个往海里跳。当地渔民说，那是逃港者淹死的鬼魂。女孩子们

听此一说，闭起眼尖叫，再不敢晚上去海边。现在，这鬼地方变成世界上美丽一角可望而不可即。

“你现在活得像个神仙了。”我说。

“谁像你呀，女朋友也不多一个。喂，在我家认识的齐小姐，够不够劲啊？”

我想，我的脸肯定是顿时乌云密布了。吴良没看出，还嫌不够似的，又补上一句：

“扔了没有？”

“吴良，我们算是朋友，我问你，你有没有搞过齐欢？”

“我以为什么事呢。你认真起来，挺好笑，知道吗？”

“有没有？”我问。

“有。”

“干吗玩人家？”

“哦，要娶她做老婆不成？她本来就不是好货。”

“你玩别人我不管，玩她你就错了。”

“你是教训我，还是怎么着？关你什么事？”吴良瞪着我，说。

“这太关我的事了。”

“我跟人家上床，都关你的事？没道理。”

“付账吧，我们出去。”

我们站在一块草坪上。我说：

“你和齐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你还未认识她。”

“你应该娶她。”

“我干吗要娶她？她不外乎是看上我的钱，我知道。”

“你们都是混蛋。”

我突然挥出一拳。吴良往后连退几步，伸手抚着下巴，我转身扬长而去。半路上，吴良开着摩托车从我身边擦过，回过头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后加大油门，开得飞快。

我回到宿舍，没洗澡，衣服也没脱，一头倒在床上。他们围坐在一起，大着嗓门闹闹嚷嚷“锄大D”，赌两毛钱一张牌，这是惯例了，不多也不少。“锄大D”是扑克牌的最新玩法，它由公司里的香港师傅引

进过来，我们好像接受炒鱿鱼接受加班接受为老板打工接受上下班打钟卡一样很快接受了。我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他们的战况，就睡着了。那个梦在这个晚上又再度出现。半夜里，我被人推醒，时间正好是我在梦里两脚跪在山坡上，迎着呼呼的山风痛哭。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他们从蚊帐里探出脑袋，好奇而吃惊。我在床上生气地问了一句：

“什么事？”

“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我跳下床，弯身穿起鞋。门边站着的那个穿制服的青年就往外走，叫我起来的中年人轻推了我一下。在宿舍楼的门口，他们推我上车，然后“嘭”的一声关上门，“嘭”的一声上了锁。我站着，双手抓紧铁门上方的一尺见方的网眼。网眼的铁枝上的白漆，已经大部分脱落，生出斑斑锈迹，手抓上去感到粗糙而坚实。车厢的篷顶有一个小灯泡，放出淡黄的光。我的目光穿过网眼，散落在夜半寂静的街上。我想，这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又想，这条长街的两旁，那些门面装修得如此这般的现代摩登，竟与我恍如隔世，我转过身，背贴着车门，看篷顶上的灯。

我被带进一间房子里。那个中年人客气地叫我坐下，掏出烟，问我抽不抽，仿佛我是来做客。我说不抽。他身材高瘦，黑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眼角便显现出几条皱纹来，却有几分天真。那个青年时刻一副凛然的表情，高大壮健的身材仿佛是一堵墙，脸是一块告示牌，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别耍什么花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坐下来，摊开一本笔记本，从衣袋里拔出笔，在本子上随便划几下，试试有没有墨水。

“你叫段志？”中年人问。

“是。”我说。

“在哪一间公司？”

“一达。”

“今年多大啦？”

“二十五。我一九八二年初来工业区，曾经在皇都公司干了三年。”

中年人拿着烟的手向我摇摇，顺便将一截烟灰弹下来，微微一笑，说：

“你这人挺爽快。”

“还很有经验呢。”青年人插嘴说。

中年人抽出一根烟，用前一根烟蒂点上火。问：

“你认识齐欢？”

“认识。”

“什么时候认识的？”

“去年圣诞节。”

“据我所知，她也在皇都公司干了好几年。”

“是的。”

“你刚才说，是去年认识她，没错吧？”

“在皇都时，我真不认识她，我们常加班，又是两班倒，下了班回宿舍，就想睡觉，而且也没机会交往。”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

“你说。”青年人问。

“怎么说呢？我说不准。”我说。

“据她的朋友反映，你和她在谈恋爱嘛，怎么说不准？”中年人说。

“也许是吧。”

“你认识新世界娱乐中心的王铭总经理吗？”

“不认识。”

“不会吧？”

“我知道他是个出名的企业家。”

“你怎么知道呢？”

“道听途说呗。”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没接触过他，没什么看法。”

“你前天晚上见过齐欢，还和她去过一个房间，对不对？”

“是的。”我说。

“是什么时间？”

“大约是八点至九点这段时间。”

他们不动声色地对望一眼。中年人默默抽烟，身子向后靠紧椅背，伸出手活动几下。眼睛却盯着我，一刻也没离开过。我的心开始发慌，

有一股东西在慢慢塌方和瓦解。我想我肯定是犯了什么事了。

中年人突然一拍桌子，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双手叉开按在桌面上。

“抬起头，”他说，“别浪费时间了。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交代吧。”

“要我交代什么呀？”我颤抖地说。

“你太不老实。好。第一，房间的茶杯有你的指纹；第二，你从公司偷出的电线，虽然削了皮，但仍可鉴定出来；第三，从晚上八点至九点半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他们被杀的这段时间，只有你一个人进过房间。据我们所知，你自己也承认，你曾经和女死者谈过恋爱。你为了报复，萌生杀机，是不是？你比法西斯还要残忍，先将男的用水果刀捅死在浴缸里，再用削了皮的电线，捆起女的活活电死。那晚你请假，没加班，是不是？”

我目瞪口呆。

三

我走出钢筋水泥结构的小屋，再闻不到霉烂味和尿骚味的时候，正是黄昏。我走过一块空地，站在大门口的铁门边上，就看见了齐乐。最后的一抹夕阳，涂在路边的梧桐树的冠顶上，远远看去又红又绿，微弱地闪着一片碎光。马路上，有许多和我一样年轻的男女，骑着车一条龙地向前游动。人们和我一样疲惫一样没有笑容。我看着他（她）们的身影，眼睛便涌满泪水，突然感到茫茫然走投无路人生咣当一声到了尽头。一辆警车威风八面从我身边直驶进去。

我犹如一个无主孤魂，跟着齐乐跳上一辆中巴。我们在新世界娱乐中心下了车，沿着海边的花园小径，走进公寓区——那个“鬼地方”。齐乐从皮包里拿出锁匙开门。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金漆招牌，上面清楚地告诉我，这里是巴昂公司驻南山工业区的总代理处。我知道，齐乐又换了公司。

“先洗澡，然后去吃饭。你浑身都是臭味。”齐乐说。

我放满水，在浴缸里泡了一会，才想起我已一个月没换过衣服。